

巴城圣诞游行 法轮功荣领冠军杯



圣诞前夕，美国巴尔的摩市第三十五届传统“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评选结果揭晓。首次参加这一游行的法轮大法团体在一百多个游行团体中脱颖而出，荣获冠军奖杯。

赖善桃博士（图右）代表华盛顿地区法轮大法学会接受了“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Tom Kerr）（图左）授予的冠军奖杯。

“巴尔的摩市长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Tom Kerr）说：“在游行全程，法轮功游行队伍中所有的表演者自始至终都那么投入，他们要把美好的文化和祝福带给所有的上万观众。”

科尔特别提到，与其他游行队伍相比，法轮大法团体表现的是那么纯真美好，给人一种清新、纯净、有活力的感觉。◇

法轮功在印度偏远学校遍地开花



文／吴树枝（台湾）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我们为了到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偏远乡村学校介绍法轮功，大伙起的早，用完早餐后，便搭车前往 Sri A. M. M. 学校。

由于是第一次到这个学校介绍法轮功，所以几经辗转才找到该校创办长老。我们一行约十人在长老的修行室席地而坐，在谈话中才知道，长老有一本英文《转法轮》，尚未恭读。我们将法轮功修炼的内涵告诉长老，并建议他可以从《转法轮》一书中看到更多他想了解的问题，他欣然答应找时间看完。

Sri A. M. M. 是一所宗教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连贯，学生超过二千人。在长老亲自陪同下，校长借助扩音器发出口令，各班级老师带着学生，分成两批，列队学炼法轮功（上图）。

学员 Suren rao 先简单介绍法轮功，其他学员示范。在炼功音乐优美的旋律下，学员缓慢祥和的示范动作，学生睁大眼睛专心跟着学炼，效果非常好。

离开 Sri A. M. M. 学校后，巴士往 Sri K. V. 英语学校开去。这学校距班加罗尔市超过一百公里，共有八百位学生，校风纯朴，景色美丽，师生都非常热情。校长表示，短短三星期，现在全校集体炼功。校长告诉我们：他们炼了法轮功后，感觉非常好。校长表示，这功法非常值得推广，所以全校师生都在找时间炼功，有时全校集体炼。◇

明慧週報

●上海版● 第95期 2007年12月28日

神韵纽约晚会开幕 专家称“顶级”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新唐人圣诞晚会在纽约百老汇碧肯剧场拉开大幕，和巴尔的摩演出遥相呼应。

这台融合东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国际一流演出，意境深远的构思、美妙轻盈的中国古典舞、纯净华美的音乐、响彻云霄的歌声、壮观生动的天幕，都在演绎着纯真、纯善、纯美的神传文化，释放着无限慈悲的能量，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演出结束后，好评如潮。位居世界三十位国际顶级大提琴师之列的大提琴家 Christine Walevska 看完演出后表示，晚会非常完美，好象是来自于神的，好象是神在说话。

自本月初以来，五十多家纽约市及新泽西州的媒体连续报导了晚会的讯息，涵盖包括网络、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等在内的主要媒体形式。媒体普遍报导说，圣诞晚会描述传奇故事，展现古老中国的“真”、“善”、“纯美”的美德，给西方社会以启迪。◇

原复旦大学硕士生张公华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法轮功学员张公华，原复旦大学在读硕士生，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零年被迫休学。张公华曾多次遭邪党恶警绑架，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非法判刑十五年，在沈阳监狱遭到酷刑等残酷迫害。以下是张公华曝光受害事实（因版面有限，有删减）：

我一九九九年七月向复旦大学校党委反映炼功治病真相，被校方关在一宾馆一个多星期。我于十月去北京上访，又向上访办写了一封信，但信还没递出我就被上海驻京办不法人员抓走，复旦大学早在我来北京的当天晚派两人乘飞机去“劫”我，在驻京办把我押至学校，关三个多月。

新年快到了，学校诱我可怜的父亲来劝我“胳膊拧不过大腿”，我被校方强行休学一年。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再次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讲真相被恶警绑架，期间我拒绝报姓名地址（接下页）

幼
童
的
一
声
呼
唤

这是法轮功学员阿朝讲给我的一个关于缘份的故事。

零三年的冬天，杨老汉绝症复发，医院已判其“死刑”，他只好等死了。这天，杨老汉尽量把脖缩在棉袄里，无力的坐在住宅楼前空地晒太阳，苍白而消瘦的脸，让人见了害怕。这时，阿朝领着孙儿下楼上幼儿园，刚出楼门，孙儿径直扑到杨老汉身前念了一句：“爷爷，念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健康生命保！”杨老汉被突如其来的叫声一惊，后精神一振，站起来高兴的举起小孩说：“好！好！好！爷爷知道了！”这一声叫唤，引发杨老汉生命的新启程。

五十年前，杨老汉糊里糊涂的被扣上“右派”帽子，吃尽了苦头，每每运动，他必是被批斗的对象；八十年代初，刚摘右派“帽子”的他参加京城学术研讨会，这期间，他不幸被汽车撞折手臂，他不敢张扬，悄悄坐火车回东北老家。在车上，人们指指点点说他是老右派，象瘟神似的避开他；这时他手臂无法平放在桌上，疼的他直咧嘴。阿朝不嫌他，她将手中一本杂志一卷，垫在杨老的伤臂下，因垫平了，老杨伤臂疼痛就减轻了许多。

九十年代，阿朝发现这杨老汉竟是其同市同系统的老教授；不几年又发现杨老汉还是她楼区的邻居。杨老汉虽脱了“帽子”，他身上的病却多起来了。他发现自己身体越来越弱，绝症也在身上肆虐，过去顶着右派帽子，人还有个盼头，迟早正胜邪；现在身体犯病，各种药物都用上也不好使。

眼看身体顶不住了，阿朝告诉他：炼法轮功吧。杨老汉知道眼前红光满面的好人曾经也是重病缠身的人，炼法轮功使她变了个人。有盼头了，于是他也加入了炼功行列，身体也康复了，他心里十分高兴。但好景不长，九九年恶党掀起迫害法轮功的恶潮，杨老汉因吃足了恶党运动的苦头，就悄悄的将师父的书藏好，自己躲家中，因被其老伴监视着：“苦头没吃够呀？！”

当知道不少法轮功学员先后被恶人非法抓捕、关押、抄家、酷刑迫害，他有些绝望了：这世道咋的啦？于是他开始消沉，疾病又开始缠身，最后被医生判了“死刑”。这次被幼童一声唤，他惊醒了。

杨老汉开始振作了，他终于走出自我束缚的桎梏怪圈，从新请出法轮功师父的著作，悄悄唤醒其他同修，重新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这时，杨老汉的绝症也悄悄的逃遁不见了踪影。

杨老汉深深感叹：缘份！我的生命真是师父给的，我要珍视这千万年等待的缘份！◇

【明慧网】七十年代末期的时候，我正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进修学习。一个周日，在一个胡同口见许多人围在一起，于是，我们也走过去想弄清事情的原委。

走到眼前一看，原来这里设了一个拔牙的摊位，摊桌上有几只“青霉素”小瓶装着一一些药水，几包普通棉签，而更招眼的是桌布上密密麻麻的放着一堆拔下来的牙。由于与自己的专业相关，加之年轻好奇，我们就站在那里仔细观察，以挑剔和质疑的眼光，想看个究竟。

不一会，从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人说要拔牙，我赶紧挤到前面，以看明白整个操作过程及每一步具体的操作手法。只见他先行查看待要拔除的牙，然后，不打麻药针，只是用棉签蘸了一点瓶中的药水，熟练的在牙周涂擦了一下，只一会功夫，再用棉签轻轻的一拨拉，牙就干干净净的脱落了下来。患者没有疼痛，没有出血，表情淡然轻松，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许多人惊讶于眼前的现实，而连

连称奇，啧啧称赏。

目睹这一现场操作，不少人疑虑顿消，纷纷靠前，欣然接受这种他们看似神奇的“特殊”拔牙模式，不长时间，那桌布上就平添了一些刚刚拔下来的牙；我在现场惊异的观察到，无论谁来拔牙，无论什么牙，来者不拒，都一律轻松的给予拔除，无一意外，手法娴熟，疗效确实，令众人赞不绝口，佩服之至。

当时看到这些，我们都深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东西所叹服，更进一步引申了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思考。直到几十年后，我有缘接触到法轮大法，一切才豁然开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人讲现在的药如何如何。我说不见得，中国古代那些草药真能药到病除。有很多东西失传了；有很多没有失传，在民间流传着。”至此，当年所见所闻的这一切，才得以诠释，并对此有了进一步深层的体会和理解。

记忆较深的是，我们在同他交谈的过程中得知，以往也曾有人想以高

（接上页）被大兴县看守所关一天，被青云路迫害一天一宿，回到上海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月；校方派出所又伙同便衣们骗来家长及湖北省阳新县的警察和地方镇长等，逼我“转化”签字；我的答案不合他意，被遣回家乡。我在回到家的第二天离家出走。我走投无路，我热爱的祖国已经变成了地狱。

我无奈之中跑到东北的沈阳打工，后被抚顺公安局一处恶警绑架、关押，二零零二年抚顺市顺城法院（审判长唐铁军）以“上网”为根据，非法判我有期徒刑十五年以来，四年审讯没有音讯。

我问政府和法院：说我邪，那我的受害人是谁？对我的违法绑架、毒打、强制执行监狱改造依据何在？法律何在？！◇

医 事 见 闻 随 笔



价收买他传统的药物典剂，以图谋取高额利润，但一次次的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他们承传于世的祖训就是用以谋生糊口，济世为人，凡事要以德行为先，

广行善举，断不能以此讹诈于人，暴利于世；所以在历代承传上，对一个人的德行操守方面都十分考究。

由此我们推想，在我们华夏古国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有许多传统精华的东西，之所以痛失承传，渺无痕迹，原因固然很多，但与传统道德的离弃和变异，是密切相关的，道德跟不上或叛天逆道，难寻有德之士继承传扬，许多精华瑰宝也就无从传承后世了。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文／钟元）